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

元 虞集 撰

題跋

皇帝聖旨特命禮部尚書哈喇巴圖爾充奎章閣

捧案官宜令哈喇巴圖爾準此天歴二年五月闕

日

禮部尚書哈喇巴圖爾之先臣太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叅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秉謙慎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延問經術修文明之治焉閣中别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聖恩親御翰墨作勑書以

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賫書之深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蕃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章之藻賁者天下之至榮至幸何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不盡誠竭力以思報于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某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溪楊浩齋張亨泉魏鶴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某曾大父友誼最厚

後溪公名光祖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時曾大父守簡會闗上漕卒為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于滄江之上講貫之説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亭泉名方字義立亦同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著亭泉銘而鶴山公則東南之士習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中

亦無倦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曽孫起兄弟家姑胥其在京師也館于某料院諸孫用亨家番陽其在京師也交好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畧以所憶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後生不及前輩聞見澌泯撫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于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閲之何異見朱

虎熊羆汝鳩汝方太顛閼夭散宜生于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賈侔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曽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詔修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于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天必閔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

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録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録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于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

具等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于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于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葢有所奮發也恚盜而推本庶恥憂國

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于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皐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超爾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超爾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書造命其貴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雲漢昭回龍光赫奕未有若臣超爾之親被御書是也

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超爾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禄于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構禍書牘之情亦卒不掩于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

下既一朔方竒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彬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髙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闕

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

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闕日蜀人虞集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予書心遠堂扁因為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為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于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于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沈寘

苟且之徒益自陷于汙下所見不少超于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于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吴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涵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慝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吴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瞻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于大德初元年歿于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

予與吳大宗師看劍道舊而亡其文葢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包宇內封畛之廣褒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絶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

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諏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無可述以傳示耶蕭冏之北游也乃能賦而咏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冏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于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于師僚屬之于官長門生故吏之于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象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某從王公之孫纘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于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于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雍虞集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閣材于汴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閣巍然遂為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侊倖之倫此圖當時甚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諷予止以藝言則不足盡振鵬之惓惓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纉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益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覩之令人慨然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㡬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黄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呉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朱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惘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

張公幼度為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洺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貢公仲章而耆舊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教吳大宗師也詩不出

于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畧備見于此葢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纉祖武朝廷宗廟之禮為重先生時為太常博士草儀注朝謚于南郊追尊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為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搢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寺天子為之改容臺省

為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讜誼如此既守一州以歿不究其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永歌者也昔唐陽城爲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爲司業守道州以歿官職氣節畧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賀諫官于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于言乎是可爲不朽者矣其初受大都教授

實承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事編摩清苦直諒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歷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於郡薦書未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氷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良者問之則敬先也

居數日見敬先讀禮甚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寛諭以慰之乃見天歷三年進士所為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歿守志教子至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受業京師未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氷雪不可還興祖為告其隣近儆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興祖字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

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以病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山木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篆

歛風沙衆歛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

餘風流儗宋晉而無怍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于遐邈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祕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

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臺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為當而用之然轗軻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

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泰定丁卯陳信仲自温陵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相望萬里而一旦于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生有傅公仕于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為信仲言如此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予已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禄仕者苟干禄以為貧亦復何議哉而為貧之意多遂

至于無所顧忌不復知有廉節為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祝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世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

今殆放此某昔嘗忝乏典樂會先皇帝開奎章閣引某
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魯先生實來一歳
之間凡七十二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韙之乃與其
寮寀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
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録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屬庸汎者無所
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

之以繾綣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于先王也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辛未今天子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祕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于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首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

宫然則陳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葢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冒俗為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

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于故老尋金石之寄于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于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為題而歸之三嵎虞某題

題約爾珠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約爾珠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于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于江南事嚴衆莫敢當約爾珠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此郡嘗有蝗大至守臣約爾珠出郡百餘里禱于古蜡神之祠一

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顧見而不可得而約爾珠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為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于親者固可上貽于國下及于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仝所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闕陞

從事三綾告重有慼焉從事以太學髙第同黄甲恩例
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
家急于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
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
民一也政速而教遲政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三
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録
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仝通暢善學甚宜
于時仕于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于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為記葢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之語朂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為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

仁本言之以為記而不及于為仁之説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于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葢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為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葢推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為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翁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于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于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歴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于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饑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為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畫為兵士别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還之敬甚懊恨葢太傅是右軍輩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為謝公書在也某獲觀祕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

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允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名故參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社稷丘墟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邁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言其忠厚而嚴正

得前輩之體吴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于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于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藹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多囉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歷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啟門禁之事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幄殿御書令侍書學士

臣多囉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多囉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鈔錄御書

皇帝聖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巴喇

噶齊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織字聖旨門閫官員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以是何官員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葢慎重之至此一卷今侍書學士臣多囉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

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曽大父事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者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歷初以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冀關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恇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間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

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為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畧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關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某備員執筆之末敢不録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某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粤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格焉天歷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率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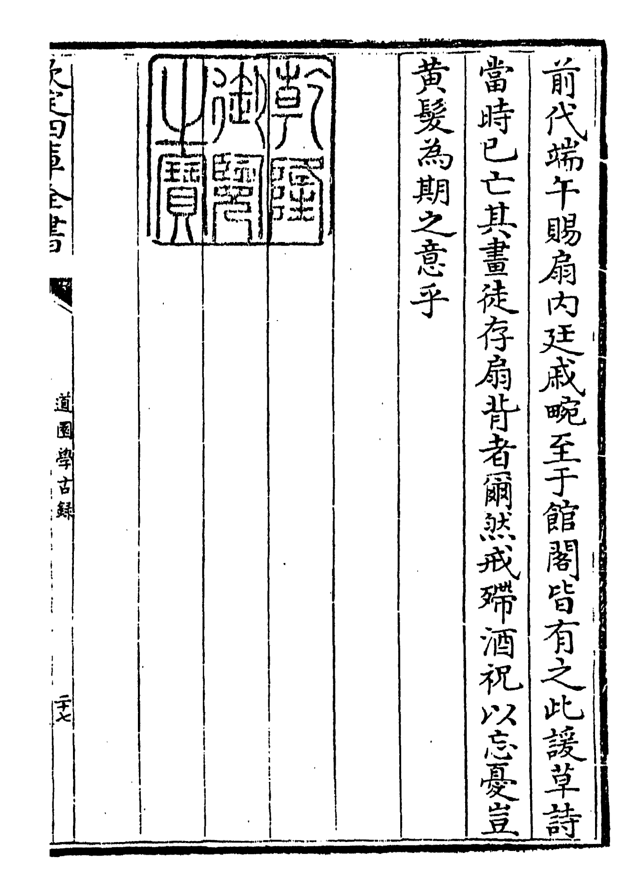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黄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恂恂薫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于館閣皆有之此諼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爾然戒殢酒祝以忘憂豈黄髮為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金維熙

道園學古録卷十一

元 虞集 撰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吕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甞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

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咨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摹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䟦

昔時守令之門皆晝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為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為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為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為文從糸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

而論之孔子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

曰公晋人也晋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晋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内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怚顛轉摺變態尤為内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怵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

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黄冠龜山先生甞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黄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遠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令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荎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屨常滿此

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慨而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

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於一日而天下㓜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

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皇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别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葢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世

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青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歷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歷法可知也非明歷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歷成公曰合南北為歷學者總古今歷法四十餘家是歷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歷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

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畧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髙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强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内無饑饉夭閼之

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徳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宁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擬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

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葢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葢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為于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

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
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
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
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官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
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
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

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

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絶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

如潭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靈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癃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

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葢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于家以見焉此横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吉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

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勑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鄉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

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畧不異于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藩

将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牒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将無以别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

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搆焉求題扁於故承吉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耶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吴傅朋公所題也裹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澀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吴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晋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黄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

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目此卷又以李唐

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葢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畧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篆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隷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説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

詳度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爾提宫丈不敢拜書𨜶仲已有新除未耶向須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季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覔一信若十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

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教幸與之進葢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𤇆也翰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𥇦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恐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葢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覩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

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誚之公以時之古爲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令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逈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

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黄岡尉治檄湖南實在郴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齠齔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巳卯東南盡巳内附先君自海上歸塟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巳樂山水

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隅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脈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

有同異乎

富珠哩氏貞節跋

禮曰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内雖有善可稱非遺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富珠哩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彛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

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獨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名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宫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嘉努雅奇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

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
御史臺則中丞薩勒迪默色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
則承旨額森特穆爾呼喇勒默色學士吴澄幼清阿爾
威叔重曹元用子貞齊齊克伯瞻雅奇信臣馬祖常伯
庸及其待制彭寅亮允道吴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
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
之也李嘉努德源瑪嚕仲璋皆禮部尚書吴呼圖克布哈
彦弘中書叅議張起巖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

及一一書入筵前後除擢亦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暫而集與雅奇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援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名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虚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燮感退舍事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擣楮為帙

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雅奇繕錄前後所進
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
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間
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
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
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
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
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擻入背嵬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
金煬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
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
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
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旨修遼金宋史至今十餘年間未遑有所筆録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以前盛衰之迹噫使人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

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説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爲之葢勢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巳士亦無所於仕材彦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

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于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

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葢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遂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隱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葢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

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于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于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攷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

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慤嚴毅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温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匆匆不暇故畧叙梗槩而歸温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啟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亂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搢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

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某敬識而歸之

題高宗臨顔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禄稱其官不至乏絶况其貴者乎茍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禄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温其官誥

右董公温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葢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葢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乘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勑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疎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啟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

世已絶少存者壘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絶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

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縷而數也間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敎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令求其萌蘖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録卷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十二

元 虞集 撰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聖恩肇開書閣將稡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慈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

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懙於羲黄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懐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賛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虚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

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懽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

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兹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兹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藴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兹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

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數䆮廣厦既極詢諮于累歲䝉聞補報於纎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説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

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

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

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

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歷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宫修祀於昭禮樂之文海

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

德崇恭讓道積寛仁艱難具察

於民勞俟戴密縣於天授御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
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簫韶致鳳羽
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賛文治之成
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纘膺正統修禋祀於太宫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
時盛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衮衣而
酌秬鬯得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而敵愾

簫韶依律鳳凰㘉㘉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徯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

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
極斂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為
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
幾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
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
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

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宫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惟

謚宫闈慶延宗社中賀恭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

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内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瑶册

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歴益介鴻禧臣等備位

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

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絳黼黻之文歌頌承平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

揆方隆頌聲攸作 中賀 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成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緗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覲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 中賀 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

敎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錫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琴瑟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册箋

軒星旣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候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壼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忝開祥臣等天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趾之化實

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修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移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鐘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褘褕翟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合袞兼總史筵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
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
繼志重承於至徳慮周宇内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
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
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
隣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徳合生成恩隆顧復鈞陳華葢

聿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宫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遥瞻禁衛與仁興讓帶聯棣蕚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啟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歷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為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

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朝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為子孫經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

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甚寡陋況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畧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啟沃之功令又召還禁林復條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虚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為褻僥倖瞻承護曲説以干售私情是徇大體有傷以

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閑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
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葢古者乞言之禮必
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
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敭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
之初致壽於九袠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
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闇而彌劭心以久靜而益
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頒優禮

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縻之職事几爲之盛已
足表儀則其感乎之深不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吳澄
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
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藴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
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
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粤自累朝從布衣
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
說誠劇温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覲其所養

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受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

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
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
端才不嬺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閑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名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
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
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名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
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
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冐

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畀職世
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
逭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
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
蓋其修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自令英宗實錄未經呈
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録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
遼宋金史累有聖旨修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
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恥之然

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令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令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咸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

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
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内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
歿黄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巴
延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
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
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
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
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

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
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
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
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藁公曰忠亮延祐三
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

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勲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擬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闕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修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啟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

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勇為之將相其廉取者往往不畀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于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禄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轉運副使潘公据者年未弱冠推擇為吏並駕羣材一時幕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

庫而聲譽益著夫莞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莞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畧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葢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恐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頼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

細故所動揺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陷公守職不為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旺扎勒公之威重沈毅達爾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謀

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僑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儼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自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

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畧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温厚之言横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敎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先知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温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

闕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啟

請吴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别之意實爲驚愕葢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懐德經明行修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

何則區區之未翰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還
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啟

候鴈旋春紱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
人歷覯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彚並興
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
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閱衆甫
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

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峯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埀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始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强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膂絶遏岐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袠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吴先生慶初度啟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
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
之著拜父師之祝暇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
索居既久修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擢擢儒
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
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歸然靈光閤具常
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将車皆念
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借更俾久長洛社耆

英許繼兼譔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啟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閒俄旌旗之改色浮雲連海空閒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芙蓉之劒落落幾亡於世故惓惓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為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永藏

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忭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嗇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啟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啟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

斯皇未覺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荅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為酒遂躅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胅華我好春味兹豐俎

汙邪滿載持肩願祝於有年湆胾屬饜薦拍更均於嘉

友溥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侍制慶初度啟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叅憶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歎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潁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蟪蛄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箄當從歸老之遊浩有

謝忱悉儲待旣

回胡貢士啟

麿詒公車修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哀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績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藺西碧餽歲啟

篤叙鄉情特犀節物四鶉駢首來同祝饐之鳩一鶚傳書俾載迎春之燕肅肅置罘之獲溫溫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録卷十二